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3

《紅樓夢》中「通靈寶玉」與「欲」之關係

Yuet Ching CH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張悅程 (2023)。《紅樓夢》中「通靈寶玉」與「欲」之關係。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 2022-2023：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古典文學、文學與思想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紅樓夢》中「通靈寶玉」與「欲」之關係〉

學生：張悅程

指導老師：徐剛教授

論文摘要

《紅樓夢》的開首是無法補天的頑石對紅塵生出欲念，想要見識榮華富貴。頑石苦求僧道後，終於獲得到紅塵走一遭的機會，幻化成通靈寶玉，與賈寶玉一同降生在賈府。通靈寶玉具一般的人欲，亦具通靈之情欲，這些特性在賈寶玉身上都有所顯現。賈寶玉對眾姐妹情深義重，可惜他的通靈之情欲為世難容。「欲」在《紅樓夢》中多有披露，可二分作淫欲與情欲，二者從金陵十二釵與賈府的富家子弟身上皆能看出。在封建禮教下，女子更淪為男性滿足生理欲望的工具。但《紅樓夢》並沒有貶斥情欲，因為所有「欲」都是人的天性，都有合理的一面。賈寶玉與通靈寶玉的靈性不被世人所理解，這種情欲也必然無法滿足，成為了全文悲劇的主軸。

作為幻境來到人間之物，通靈寶玉的作用歷來有很多爭議。然而，各家之言，皆少有聯繫通靈寶玉與欲望。故本文以通靈寶玉與「欲」的關係為題，從頑石的前生與神瑛侍者的欲望開始，看賈寶玉的通靈之性和情欲，說明通靈寶玉的通靈性與世俗性，繼而分析《紅樓夢》成為悲劇的必然，窺探通靈寶玉與「欲」密不可分的聯繫。

目錄

一、緒論	P. 4
二、前生之欲	P. 5
一) 通靈寶玉的靈性	P. 5
二) 賈寶玉與林黛玉前生之欲	P. 6
三) 通靈寶玉之象徵	P. 6
三、通靈寶玉的情與欲	P. 7
一) 通靈寶玉之「情」	P. 7
二) 摔玉與寶黛之情	P. 7
四、通靈寶玉的通靈性與世俗性	P. 9
一) 情欲在女子身上之體現	P. 9
二) 封建禮教下的淫欲	P. 10
五、通靈寶玉之悲劇精神	P. 12
一) 王國維論悲劇	P. 12
二) 真情無所得的必然	P. 12
六、佛家思想之於情欲	P. 14
七、續書對通靈寶玉的偏離	P. 15
八、通靈寶玉與其他玉之異同	P. 16
九、結語	P. 18

一、緒論

《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一直是家喻戶曉的著作。雖然文中的時代被隱去，但不難看出全文是以作者曹雪芹的祖輩、父輩與自己生活的時代作為背景。¹全文以大觀園作人物主要活動場景，主要角色為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等金陵十二釵。全文寫榮國府的日常為主，從「玉」由石頭幻化的原委，至榮府破敗、寶玉隨僧人而去作結。一切起因似由「玉」而起，通靈寶玉更是賈寶玉出生時已含在口中的寶物，可見通靈寶玉在文中之重。

在各家研究《紅樓夢》的論述中，「紅學」論者對「欲」與《紅樓夢》的悲劇之因眾說紛紜。如在學術期刊中，鄒淑娟〈欲的發現——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再解讀〉引王國維所言指欲望是生活的本質，又據其《紅樓夢評論》總結欲的解脫方法無論是自解或他解也逃不過死亡；²羅仕媚、王麗欣、田欣欣〈論《紅樓夢》中的「通靈寶玉」〉歸納通靈寶玉在《紅樓夢》中的形象，說明通靈寶玉有推動劇情發展，揭示賈寶玉本性的作用；³程豆豆、雷勇〈「欲望」與「至情」——《金瓶梅》與《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對比《金瓶梅》與《紅樓夢》中人物的欲望與感情，說明前者著重揭露社會黑暗，嘲諷世人沉溺肉慾，後者則讚揚人物的至真感情，說明欲是感情的延伸，「發乎情而止乎禮儀」；⁴王冉冉〈佛禪「本心」范疇與《紅樓夢》中通靈寶玉的象征意蘊〉斷言通靈寶玉有佛家「本心」之義，是每人與生俱來清淨無染的「佛性」、「真性」，而非欲望之象徵。⁵

觀近年研究概況，各家對通靈寶玉之象徵有多種說法，然而只有少量連繫通靈寶玉與文中之「欲」的研究。本文選用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之版本，通過通靈寶玉的緣起、外形，來考察「玉」與賈寶玉的關係，以及「玉」如何塑造人物的真情，說明通靈寶玉在文中所

¹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香港：香港中和出版社，2017），頁1。

² 鄒淑娟〈欲的發現——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再解讀〉（南方論刊，2008）。

³ 羅仕媚、王麗欣、田欣欣〈論《紅樓夢》中的「通靈寶玉」〉（名作欣賞，2019）。

⁴ 程豆豆、雷勇〈「欲望」與「至情」——《金瓶梅》與《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⁵ 王冉冉〈佛禪「本心」范疇與《紅樓夢》中通靈寶玉的象征意蘊〉（明清小說研究，2014）。

具意義。最後從佛學角度看通靈寶玉的情欲，及續寫之「玉」在主題表達上的差異，通靈寶玉與其他玉之異同，結合各派論者之分析，考察通靈寶玉在《紅樓夢》中含意為何。

二、前生之欲

一) 通靈寶玉的靈性

通靈寶玉初為大荒山無稽崖的頑石，是女媧煉石補天時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的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的石頭之一。由於女媧在補天時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這塊頑石便被留在了在青埂峰下。此時的頑石雖未成通靈寶玉，但它被女媧煅煉時早就通了靈性，自覺比不上其他可以用作補天的石頭，因此「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⁶未幾，一名僧人與一名道人路過，談論紅塵中的榮華富貴，頑石聽見後便也想到紅塵中體驗一番。僧道一行本不願攜頑石前去，無奈頑石苦苦哀求，只好以佛法施展幻術，使頑石變為通靈寶玉。如上所言，頑石所處之地本為「青埂峰」，有「情根」之意，可見文首已知「情」與通靈寶玉為一體。⁷石頭因修得靈性，使它從普通的石頭變成具備人的全部性情，故應賦予其作為人的權利，亦是對無法「補天」的一種補償。⁸由此可知通靈寶玉因打動凡心而入世，成為賈寶玉的靈魂，具備人性的欲望，故為《紅樓夢》中「欲」之象徵。

通靈寶玉是扇墜般的大小，外觀如雀卵，可佩可拿。玉身「鮮明瑩潔」、「燦若明霞」、「瑩潤如酥」（頁119），更有五色花紋纏繞。為了使凡人認出它是寶物，僧人又為它刻上數字，亦是其「通靈」之處，所刻篆文：除正面「通靈寶玉」四字，又有「莫失莫忘，仙壽恆昌」，背後則有「一除陰邪」、「二療冤疾」、「三知禍福」（頁120）。通靈寶玉既由太虛幻境而來，誠然具備所刻符文的功效。如在第二十五回，趙姨娘因妒忌之心托馬道婆以紙人詛咒賈寶玉與鳳姐。不久，寶玉便開始發瘋，

⁶ 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頁2。（為節省篇幅，以下引用《紅樓夢》原文只在正文中括注頁碼，不另出注）

⁷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2。

⁸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151。

縱身跳高，又「亂嚷亂叫」、「拿刀弄杖」、「尋死覓活」；鳳姐更提著刀到處走，要去砍人。至第四天，癩頭和尚與跛足道人來救助二人，指出通靈寶玉正是靈物。可見通靈寶玉具「通靈」之效。

二) 賈寶玉與林黛玉前生之欲

在寶黛之情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前生早有糾結。賈寶玉的前生是赤瑕宮的神瑛侍者，每天為一棵萎敗的絳珠草灌溉，令其得以長生，而這絳珠草的生長之地正是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由於三生石有唐代李源與和尚圓觀交情甚好之說：「三生石上舊精魂」、「此身雖異性常存」（頁8），可見此文開首已經暗示賈寶玉（神瑛侍者）與絳珠草因緣前定。後來絳珠草得天地精華，修成女體，這便是林黛玉。只是絳珠仙子的內心一直鬱結，因為她尚未報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這種鬱結是絳珠草尚未修成人形時便有的一念，想要還神瑛侍者恩德。後來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下世為人」，絳珠仙子便要隨他而去，把眼淚還給他，以償甘露之恩，還他一生的情。可見他們也要是到凡間「將兒女之真情發泄一二」（頁9），要擺脫在仙境的無窮寂寞，在紅塵享受情感的歡愉和男女之情，滿足作為人的基本欲求。

三) 通靈寶玉之象徵

通靈寶玉作為《紅樓夢》「欲」的線索，是欲望的象徵，其意義有二解。一是情欲，是帶感情的欲望，代表的人物有賈寶玉、林黛玉、晴雯等。當中賈寶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但「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因為這種情欲是意念上的淫，發乎情止於禮。二是淫欲，這種淫欲是較低層次的，只有生理的本能，代表的人物有賈瑞、賈璉、薛蟠等。（頁87）他們眼中的欲就是要滿足身體的欲望，如第二十一回中賈璉曾與多姑娘偷情，當時王熙鳳要供奉痘疹娘娘，無法與賈璉同房：「如今賈璉在外煎熬，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嬖寵，不曾下得手」（頁286）。賈璉與王熙鳳是夫婦，多姑娘亦嫁與多渾蟲，可是賈璉依舊沒有滿足，看到漂亮的姑娘便起淫念。然而，這種淫是不帶感情的，賈璉見多姑娘之態：「也不用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頁286），可見其淫欲之深。

三、通靈寶玉的情與欲

一) 通靈寶玉之「情」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讚許真情，亦讚揚「少男、少女由互相愛慕的純真感情所升華而產生的性行為」，並區別只為縱情肉慾的淫欲。⁹早在第五回警幻仙子之言便有：「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頁87）可見封建社會中的富家子弟多把女子當作玩物，只為滿足身體的欲望。相反，賈寶玉生來「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頁87），是在好色之上。好色是表面、單方面、如同動物本性的；¹⁰賈寶玉的是「知情更淫」的「情欲」，是「內在、雙方的」，「對等而不摻雜任何邪念的」。¹¹無論是賈寶玉或是《紅樓夢》中的真情者，也是「以純真感情發生的性關係，是用兩人真摯感情作基礎的」，是先情後欲，至純感情的升華。¹²這與通靈寶玉之名亦是相符，得見賈寶玉的欲是有靈性的欲，與世俗的淫欲並不相同，故賈寶玉攜通靈寶玉而生亦是此因。如賈寶玉在第五回中得警幻仙子所授，便在第六回與襲人偷試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禮」，「自此寶玉視襲人更比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更為盡心」（頁90）。由是得見二人的性行為，是人性天生帶來的欲，並不污穢，是「知情」而非「好色」。

二) 摔玉與寶黛之情

通靈寶玉既有真情之意，出生已銜通靈寶玉之人（賈寶玉）自然具至純的情。試看寶、黛之情中賈寶玉的真情。

⁹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1），頁95。

¹⁰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1），頁100。

¹¹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1），頁99。

¹²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1），頁102。

賈寶玉曾為林黛玉兩次摔玉。第一次是在第三回：林黛玉剛進榮國府之時。寶玉認為黛玉是他「曾見過的」，是「神仙似的」妹妹，十分特別（頁50）。故黛玉說自己沒有玉時，寶玉立刻「發作起痴狂病來」，狠命摔去通靈寶玉。在寶玉看來，通靈寶玉並不通靈，因為家裡的姐妹沒有，如今來了「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故哭訴「甚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家裡的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好東西」。¹³可見賈寶玉認為自己與姐妹無高低之分，但偏偏自己才有通靈寶玉。故自稱濁物，否定自己的身份地位。由此亦突顯賈寶玉因「木石前盟」初見林黛玉時的異樣情感是真摯的情。

賈寶玉第二次摔玉是在二十九回。當時寶黛二人生情愛之心，唯旁人多有「金玉良緣」之說，故黛玉總會因自己無金而倍感失落，質疑寶玉也信「金玉相對」之說，認為自己非寶玉的良配，便時常用「假情試探」，把「真心真意瞞了起來」（頁402）。如在張道士來向寶玉說親的第二天，黛玉便耍性子地指怕自己阻了賈寶玉的「好姻緣」（頁401）。寶玉雖然喜歡黛玉，卻也未有明言，故黛玉如此說更令他生氣，因為在他心裡只有黛玉是自己的好姻緣，結果寶玉二摔通靈寶玉。寶玉對黛玉的真情之深，唯以摔「命根子」來自表心迹，隱含著賈寶玉以摔玉來否定世俗的價值觀念（金玉良緣）。故兩次摔玉都是賈寶玉否定世俗觀念的欲望。

在第二十二回中，賈寶玉又借「談禪」表現自己對林黛玉的情。史湘雲當眾說那戲子的樣子與林黛玉相像，賈寶玉即時對湘雲使眼色，可是眾人都隨之笑起來。賈寶玉的本意是免得湘雲得罪黛玉，可是湘雲認為寶玉只看重黛玉，自己不配說「小姐主子」的笑；黛玉則是不滿寶玉使眼色提示湘雲，似是要偏幫湘雲。賈寶玉本欲調和，反倒被二人誤解，特別是黛玉對自己之誤，令他頓時心灰意冷，便占一偈云：「你証我証，心証意証。是無可証，斯可云証。無可云証，是立足境。」（頁298）平常之佛偈所要印証的是「証佛」、「証果」，此處要証的卻是寶玉的情愛之真。¹⁴正因為寶黛尚未知對方之心，黛玉又誤解賈寶玉，故需透過不斷試探以「証」對方是否有情。在過程中，寶黛之情在明朗與模糊之間，溫馨與痛苦的邊緣來回，唯有反復「心証意

¹³ 王麗頻〈試析「寶玉摔玉」的思想意蘊及藝術特色〉（哈爾濱學院學報，2020）。

¹⁴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7。

証」。¹⁵然而，在反復印証的過程中，發現歡洽少而愁緒多，便有「無可云証，是立足境」的結論，即在「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之時，便無需再証，方為真正的立足之境。雖然此偈以消極遁世作結，可正是如此突出賈寶玉的情痴與情愛之真，是「為了尋求解脫而因遭誤解而倍受情之折磨的立足之境」。後又有《寄生草》一詞寫：「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當中的「你」、「我」是指寶黛彼此的情愛深而難以割捨，可是又「好事多磨，屢生矛盾」，令人痴迷又苦惱。¹⁶故賈寶玉借談禪以表自己真摯的情，並「在情之熬煎下力圖尋求情之慰藉」。

再看賈寶玉在第三十回與第三十一回兩次對林黛玉說：「你死了，我作和尚去」（頁420）。賈寶玉實際上兩次說自己要出家也並非真的要拋卻心中真摯的情，而是要向林黛玉表明自己對她的情愛之深，為了「表白『情』的堅貞不二，矢至不移」。¹⁷故賈寶玉的對林黛玉的情在「情之極致」與「情之投入」兩方面可以看出，欲斬斷情緣是假，難掩心中的愛情為真，是「『歡洽之情太少，愁緒之情苦多』的無奈與自欺」。¹⁸

四、通靈寶玉的通靈性與世俗性

一）情欲在女子身上之體現

在《紅樓夢》中，除賈寶玉有「通靈」般至真的情欲以外，某些人物亦具曹雪芹讚揚之情欲，即如通靈寶玉般清澈、真誠的情感。下將舉數例以證此說。

在第十三回中，秦可卿表現了對鳳姐的惜別之情和對賈府未來的關切之情，是與世俗之人不同的真摯之情。¹⁹在她亡故前，魂魄曾到鳳姐處，忠告鳳姐要好好籌劃家中的基業。秦氏明言：「月消則虧，水滿則溢」（頁170），無人可以力保家業永遠無憂，因此提出應妥善分配祭祀所用錢糧、家中私塾之地、每房每年之供給等。如此方

¹⁵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7。

¹⁶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8。

¹⁷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4。

¹⁸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5。

¹⁹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10。

可使祭祀得以永續，亦有家業敗落的退路。秦氏深明此理，希望鳳姐及早為將來作打算。可惜鳳姐對錢財的欲望甚至比家業的將來更為重要。即便秦氏苦心勸告，鳳姐仍然弄權、貪財害命。²⁰

在第六十六回中，尤三姐對柳湘蓮的痴情亦是真誠的情欲，指自己可以等他十年，若柳湘蓮死了再不來，「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頁918）。柳湘蓮本來也同意與尤三姐的婚事，可是得知她是賈府的人後，誤以為尤三姐也是「淫奔無恥下流」（頁923）之人，便想退親。尤三姐本性剛烈，在柳湘蓮面前自刎而亡。當夜，尤三姐的魂魄回來找柳湘蓮，「把隱藏在心中多年的痴情眷戀表現得淋漓盡致、悲戚剛烈」。尤三姐哭訴：「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可見尤三姐對柳湘蓮情真意切，又見「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感，今既恥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頁924）。雖寫尤三姐「恥情」，但實如賈寶玉待姐妹之情深一般，以「恥情」寫自己的真情。

二) 封建禮教下的淫欲

除了賈寶玉真摯、如通靈般的情欲以外，「肉慾」亦貫穿了全文。社會上「淫欲」在富家公子的身上表現的淋漓盡致，與賈寶玉之真情形成鮮明的對比，使小說的主題更為深刻。在當時的封建制度下，男子可娶多個女子，女子只是男人發泄欲火的工具。²¹正如柳湘蓮曾言：「你們東府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也不乾淨。」（頁922）因此有指「在封建貴族大家庭的男性主子都合法地淫濫不堪」。²²然而，曹雪芹並沒有刻意貶斥這種淫欲。在第十二回中，賈瑞喜歡鳳姐，想要與她私通。鳳姐當然不從，便設計捉弄他。此後賈瑞的相思病便愈發加重。至跛足道人經過，把「風月寶鑒」之鏡交給賈瑞，可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可賈瑞不按道人忠告：只照立著骷髏的鏡面。反而，他不斷看站著鳳姐的鏡面，走進鏡子與鳳姐雲雨，不能控制自己，最終氣絕而亡。面對道人的解救，賈瑞仍沉溺幻象，只想與

²⁰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頁129。

²¹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14。

²²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13。

鏡中的鳳姐行肉慾之事，並非建立在真摯感情上的性行為。賈瑞雖對淫欲不能自控，曹雪芹卻以「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為此回命名，可見曹雪芹真正想要表達的，是王熙鳳故意利用別人天生欲望的批判。

同時，曹雪芹要揭露在封建禮教與道德觀念的扭曲下女性對情欲麻木的現象，不僅放棄自己獨占的男子，還自覺地讓出男子並幫助他去占有別的女子的畸形心態。²³如《紅樓夢》中的薛寶釵，在長輩的壓制和教導下逐漸變為自覺地按封建禮教規範行事。²⁴薛寶釵的形象是「冷」的，「薛」與「雪」同音，吃的是冷香丸。在怡紅院的晚宴中，薛寶釵掣到的籤是「任是無情也動人」，從她明知金釧兒是含屈投井，卻說金釧兒「也不過是糊塗人，也不為可惜」，可見其之無情（頁437）。對於自己，薛寶釵更自覺地撲滅自己內心曾經萌動的情愛意識，如在第四十二回中，薛寶釵告誡黛玉：「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頁566）薛寶釵也曾偷偷讀過這些談情說愛的詞曲，可後來也淪為勸人遠離這種寫真切之情的作品之輩。薛寶釵對賈寶玉的感情是完全世俗的，她雖知賈寶玉的情欲，卻不認同，其金鎖正代表這種世俗的美好姻緣，但性情上與賈寶玉並不吻合。

賈寶玉的情痴有二解：一是「有情，多情，鍾情」；二是情之至處，至情至性。²⁵二者都是說明賈寶玉情痴之不同流俗，然而這種情都是不為世俗所理解、容許的。早在警幻仙子所言中已對賈寶玉之「意淫」有評：「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可見賈寶玉之真情真欲不是被封建社會所認同的，與普遍男子之淫欲亦不相同。

書中的通靈寶玉雖因「玉」身所限，無法以通靈寶玉自身聯繫小說的每個細節，但其代表之意卻可在多處尋得，上面所舉之例亦只是寥寥。下文將討論通靈寶玉的悲劇性，再從佛門之說分析通靈寶玉之用。

²³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24。

²⁴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30。

²⁵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156。

五、通靈寶玉之悲劇精神

一) 王國維論悲劇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據叔本華的分類指悲劇有三種。第一種是「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即惡人作惡所成；第二種是「由於盲目的命運」；第三種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即劇中人物的角色、位置、關係使其不得不如此，《紅樓夢》的悲劇正屬第三種。²⁶

王國維評「賈母愛寶釵之婉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之語，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²⁷可見「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使《紅樓夢》最終以悲劇收場。

二) 真情無所得的必然

通靈寶玉從幻境而來，有驅除冤疾之用，亦象徵賈寶玉與世不同的靈性之欲。《紅樓夢》的悲劇屬於叔本華論悲劇的第三種，無可奈何之處應為文中的「天」意，以及情欲無法滿足之悲。

先看「天」帶來之悲。在《紅樓夢》，「天」的代表是幻境中的警幻仙子與紅塵中的癩僧跛道。²⁸他們早知賈府有此劫，可是他們只冷眼旁觀，因為他們早知少女們歷劫後還是要回到「薄司命」。他們能做的只有預防悲劇的發生，如僧道勸阻頑石，指紅塵中「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倒不如不去的好」。或是告誡他們以「天理」克

²⁶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頁14。

²⁷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頁15。

²⁸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41。

制人欲，如警幻仙子勸告賈寶玉「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由是得見，《紅樓夢》中的人物所面對的世界是早就注定了的，如同當時的社會秩序無法被改變。²⁹正因人物從天界而來，還未下凡便注定了要遭受此劫，到了「劫終之日」也是「復還本質」之時，有真善美、超越世俗的人都不得好下場，不能改變原來的不幸。

正因不幸本就注定，賈寶玉的抗爭更具悲劇性。賈寶玉身在賈府，雖懷俗世的本質，但同時帶有與世人不同的情感，正如通靈寶玉一般。他在《紅樓夢》不斷反抗，試圖在紅塵中以真情待人，可是每每換來的都是現實的殘酷與世人的不認同。如在第三十回，賈寶玉與金釧兒的對話被王夫人聽見，促發了金釧兒投井自殺的悲劇。賈寶玉本就認為出嫁前的女孩子都是純淨美好的，故喜歡金釧兒亦是常理，把自己的香雪潤津丹送進金釧兒口中，又要把她討過來跟自己一起。可是王夫人把這種關係看成是金釧兒「教壞」賈寶玉，金釧兒是「下作的小娼婦」，還要把她趕出府中。這是因為在王夫人等長輩眼中，金釧兒並非認可的妾，因此聽到賈寶玉與金釧兒的對話時，會立刻喝止。³⁰可是在賈寶玉的眼中，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與自己平等的，都是美好的化身，由此與社會的價值觀產生衝突。至第三十二回，金釧兒投井身亡，賈寶玉只能在旁邊默默垂淚，慢慢累積對這個社會的失望。又如第七十七回中，賈寶玉的貼身丫鬟晴雯被攆出大觀園，雖有晴雯任性驕傲，易招人怒之因，但王夫人在王善保家的挑唆下檢抄怡紅園是導致晴雯之死的直接原因。賈寶玉與晴雯之間是有愛的，在第三十一回，賈寶玉讓晴雯撕他的扇子，以博「千金一笑」，可見賈寶玉對晴雯之寵愛（頁421）。晴雯對賈寶玉亦情深意重，如在第五十二回中，即使晴雯重病在身，仍掙扎著為賈寶玉補金雀裘。可惜如金釧兒之死，晴雯的鋒芒令王夫人不悅，最終被逐。賈寶玉對女孩子的情愛在社會規範下並不被認同，與世不同的通靈之欲不容於世，才是《紅樓夢》最大的悲劇。

²⁹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42。

³⁰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21。

六、佛家思想之於情欲

在《紅樓夢》中，佛家思想在多處隱含，先從佛家看賈寶玉之情之無所托，再述曹雪芹的色空觀。

先看賈寶玉之情之無所托。在第二十九回，曹雪芹便借佛家之戲隱含了賈寶玉的情於世不容的可悲。清虛觀打醮讓神明拈鬮決定所看之戲點了三套，包括《白蛇記》、《滿牀笏》、《南柯記》（頁398）。當中的《南柯記》除隱含「欲」之虛無，亦是「情」之伏筆。《南柯記》所述的是主角淳于棼在夢中娶蟻國公主為妻、作南柯太守，可謂滿足了世人所追求之欲念。淳于棼更在情網中無法自拔，在妻子升天時苦苦哀求妻子再續前緣。至契玄法師揮劍砍破法相，淳于棼才頓悟「一點情千場影戲，做的來無明無記」、「眾生佛，無自體」，一點情就產生了千萬場的影子戲，逢場作戲也來去無蹤，滅又起、起又滅；四大皆空，一切也是虛妄而已。淳于棼悟得「境由心造，四大皆空」。儘管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賈寶玉之情持讚揚之態，可惜在當代社會中賈寶玉之情為世不容，最終也只能落得與淳于棼一樣的結局。可惜《紅樓夢》也沒有找到解決這種悲劇的方法，故只能以一切皆空作結。

從曹雪芹的色空觀而言，情因色而生，亦因情見色空。既然賈寶玉的情並不可全，只能以空作結。情因色而生是佛教南宗六祖慧能之思。在第二十二回中，寶釵曾提六祖慧能作偈得五祖衣鉢之事。此處實隱含了通靈寶玉所歷的色空觀。色在佛家而言是指世間萬物的假象，物質世界的一切，最後也會歸於虛空。在第一回中，空空道人看過《石頭記》後，「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頁6）。據翟勝健所述，此處之「情僧」實為石頭，非空空道人。³¹頑石本在青埂峰下，「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得知「紅塵中榮華富貴」，便打動凡心，是「因空見色」；隨賈寶玉入世歷風月之情是「由色生情」；「傳情入色」是在「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與眾姐妹極盡兒女之情；可惜情不能得，為世不容，故「自色悟空」。情正是一切的中介。³²對天地萬物之

³¹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頁5。

³²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頁155。

假象生出感情，又因為情令人的外表與內心產生變化，一如通靈寶玉「粉漬脂痕污寶光，琦櫳晝夜困鴛鴦」，可惜最後依舊迎來虛無與毀滅的結局（頁347）。

七、續書對通靈寶玉的偏離

前八十回的《紅樓夢》是由曹雪芹書寫，後四十回由高鶚續寫。³³曹雪芹所寫的通靈寶玉可與賈寶玉的言行對照。而《紅樓夢》之悲也是人生來就具有的欲與真情得不到抒發，不被世人所認同。然而，續寫的欲顯然與曹雪芹書寫的有所出入，下將舉數例說明之。

先看賈寶玉悟道之事。他對通靈寶玉的態度與從前大相徑庭，並可由此得知賈寶玉對「情」的變化。從前賈寶玉對大觀園的眾姐妹感情極深，姐妹的行為都能觸動他。文中最大的轉折是和尚在第一一五回把通靈寶玉送回來後，賈寶玉在牀上魂魄出竅，魂魄跟著和尚到了「真如福地」，有對聯「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喜笑悲哀都是假，貪求思慕總因痴」，使賈寶玉明白「世上的情緣都是魔障」（頁1545）。自此病好後，賈寶玉便「厭棄了功名仕進」，亦看淡了「兒女情緣」（頁1548）。自大觀園沒落，眾姐妹以離散、病故收場，可見高鶚要塑造賈寶玉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明白世上之欲到頭皆空，再在「真如福地」頓悟的結局。故賈寶玉決定把通靈寶玉還給和尚之時，更「狠命把襲人一推」，看出他不再如從前愛惜襲人，「情」於他已是過眼雲煙，通靈寶玉是否在他身上已不再重要（頁1551）。然而，據上所述，曹雪芹所抒之悲是通靈寶玉與賈寶玉無法在世上將情和人的本性完全釋放。故安排賈寶玉領悟世上之欲皆為虛妄作結與其原來的本性並不相符，令《紅樓夢》最後所表之意明顯轉向欲望都是空虛的結論，淪為普通之作。

高鶚為了進一步塑造所有欲望皆為空虛的思想，更在第八十三回民間傳唱賈家的兒歌中寫錢財不實、人生欲望虛無。那時周瑞家的嫂子與鳳姐閒聊，指外面的人都說賈府裡的銀庫有幾間、金庫有幾間，用的東西都是鑲了金子、嵌了玉石。此處仍是說明賈府在外人眼中財力雄厚。到了後文周嫂子提及的兒歌便指：「寧國府，榮國府，

³³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頁389。

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還是一場空」（頁1170）。是處正暗示了賈府的財富都是假象，因為這種世俗的欲望到頭也是虛無，亦暗示了賈府最後的破敗。然而，曹雪芹原來所寫的是這種欲望十分平常，即使最後賈府之財盡散，也可推測只是命運使然，沒有強調欲望皆空之意。可見高鶚塑造財富不實、不值得留戀的形象只是為了配合賈寶玉最後悟得情欲皆空的結局，故意指所有欲望都是虛無。

第八十七回中惜春所念之偈同樣是要證明「欲」之空虛。自惜春得知妙玉因「塵緣未斷」而在打坐時走火入魔，惜春便想自己若能出家，必定能「一念不生，萬緣俱寂」（頁1228）。惜春之所以有此把握，是因為她對塵世間的「欲」有佛門的見解，正如她所念之偈：「大造本無方，云是應何往？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此偈所揭示的是指佛法無邊，能造大千世界，本來就無跡可尋，更不用在其中留戀。³⁴人生來是從空到有，故歸宿亦應在空裡尋，空能生有，有皆歸空。然而，曹雪芹雖寫「自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當中的空只是他對情與本性之欲無法抒發的暫解之法。因為他知道社會並不能理解和認同這種情欲，可是又沒有具體的解決辦法，唯有借佛家「空」的思想為世間的情欲找個歸處，並不是要支持佛教稱人生只有「空」方能解脫的教義。上述種種可見高鶚所寫方向與曹雪芹之原意有明顯出入，偏離了《紅樓夢》原來所抒的情欲不可得之悲。

八、通靈寶玉與其他玉之異同

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有通靈寶玉，並可從其品性看出玉之所喻。玉的本質是好的，溫潤如玉正是說明人品性溫和。可同時玉也有棱角，容易傷人，正如文中黛玉、紅玉、妙玉三人有時不會處世之道，做人不懂婉轉，故前人有「不欲瑋瑋如玉，珞珞如石」之說。（《老子》第三十九章）下將略述三人與通靈寶玉的異同。

先看黛玉。在金陵十二釵的判詞中，黛玉是「玉帶林中掛」，隱含其帶玉之意。³⁵既然黛玉帶玉，當具備玉的特性。除了黛玉如花似玉般的美貌，她的本性中亦帶玉的

³⁴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頁370。

³⁵ 張志〈林黛玉釋名——兼論林黛玉的「玉容」「玉德」之美〉（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特性，如待人真誠，內心如玉般剔透，澄明如鏡。在第四十八回中，香菱想要學詩，求之寶釵，可是被寶釵指「得隴望蜀」（頁643），認為香菱並不知足，由此可見寶釵對階級的重視，所以丫鬢如香菱並沒有資格學詩。當香菱轉而求黛玉，黛玉不單沒有拒絕，更耐心地教授詩的平仄，又把自己選的王右丞五言律詩給香菱，可見黛玉真誠對待丫鬢，沒有上下之別。又見第四十五回中寶釵探病，說要帶燕窩予黛玉，黛玉立刻嘆息指自己「是個多心的人」，從前當寶釵「心裡藏奸」，認為「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頁606）。可見黛玉的言行毫無算計，即使過去與寶釵關係不好，當寶釵探病示好，黛玉便從此信任寶釵，更真心地檢討自己以往的不是。得見黛玉待人真誠，如通靈寶玉般有玲瓏剔透的心。

再看紅玉。紅玉與通靈寶玉一樣，擁有剔透的心與脫俗的品德，因此名中帶「玉」。³⁶雖然寫紅玉「心內著實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 每每的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頁323），但當紅玉真的與賈寶玉對話，只見她不卑不亢。如在第二十四回賈寶玉問紅玉為何自己並不認得她時，紅玉回的是「認不得的也多，豈只我一個」（頁330），加之冷笑地回答，可見紅玉並沒有趕著令賈寶玉重用自己，只是安份地做著自己的份內事，可見她有如玉一般的高潔、孤傲品質。再者，紅玉的父母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正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頁331），可知她的出身並不比賈寶玉身邊的大丫鬢差。可是紅玉沒有憑藉自己的身份上位，雖然她也不甘人下，但她只是默默地以自己的努力辦事。

又看妙玉。妙玉在金陵十二釵的判詞中被評：「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妙玉名中雖帶玉，但她與賈寶玉是截然相反的美玉。³⁷賈寶玉與通靈寶玉身陷紅塵，但本性中不失靈明的品質。反之，妙玉雖身在佛門，卻無法抑制心中對紅塵的眷戀與欲望，塵心未了，對賈寶玉的愛戀情慾致使自己打坐時走火入魔。可見妙玉有美玉的清高卻未能通靈。又如在第四十一回妙玉與眾人在櫳翠庵品茶，用的是綠玉斗，指賈府「未必找得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頁553）。說的是俗器，但妙玉以用物為貴，是對塵世欲望的執著。加之妙玉不要劉姥姥用過的杯，是

³⁶ 張志〈林紅玉本名隱喻——兼論林紅玉的「玉德」之美〉（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³⁷ 劉雪霞〈論妙玉在《紅樓夢》中的隱喻意義〉（紅樓夢學刊，2018）。

「嫌髒不要了」，可見她對階級上下的講究，認為劉姥姥這種下人比不上高潔的她，可見妙玉無法捨棄紅塵欲念，故身為美玉卻「終陷淖泥」。

九、結語

通靈寶玉原是頑石，只因被女媧所鍊，修得靈性，便生出到紅塵走一遭之念，是人欲。到紅塵時被幻化成通靈寶玉，與賈寶玉一體而生，除了在功用上確能通靈，亦在賈寶玉身上彰顯了通靈的靈性。從賈寶玉重情重義，待人無高低之分，疼愛、重視自己的丫鬟，到賈寶玉對林黛玉純潔的愛情，皆可見賈寶玉愛女孩子為真善美的化身，是他的通靈本性。然而，賈府眾人並不明白這種本性，只在文中處處流露對世俗慾望的渴求。可悲的是賈府的女性如薛寶釵、王夫人在傳統的社會規範下竟對這種現象毫無反抗之心，竟然欣然接受，還力勸他人接受這種「天理」。

本文通過證明通靈寶玉是欲望的象徵，在情欲與淫欲上充分地展現了人的欲望。當中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寫欲望是人的天性，讚揚先情後欲的通靈之性。對於被淫欲利用之人亦寄予同情，說明淫欲並不污穢。賈寶玉攜通靈寶玉而生，具備通靈寶玉的各樣特性，有人欲，亦有通靈本性。可惜通靈之欲並不被世人所理解，終不可得。賈寶玉雖曾奮力抵抗，卻從來沒有美滿的結局，金釧兒、晴雯、黛玉之死令他逐漸累積對社會的失望，失去表露情欲的信心。大觀園的姐妹死的死、散的散。造就了《紅樓夢》的悲劇。

自前世幻境，《紅樓夢》的悲劇已定，「天」的警幻仙子、僧道二人只能盡量避免悲劇的發生，卻無法改變原來的不幸命運。因此，通靈寶玉在其中充當全文悲劇之線索。這種結局早在通靈之欲不被世人所接納，只追求社會規範之時便已注定。

雖然高鶚續寫的結局寫一切欲望皆空，與曹雪芹原來所表的通靈之欲不被世人所理解有出入，但據曹雪芹對「天」的設置，可知他對世人不認可通靈之欲也無所解，故以一切皆空作結或許已是對賈寶玉、通靈寶玉之悲劇的最好結局。

全文完

參考資料

一、中文專著（按作者、譯或編者姓氏之筆畫為序）

1.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 周思源：《探秘集：周思源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3.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
4. 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5.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二卷》香港：友聯出版社，1980。
6. 翟勝健：《曹雪芹文藝思想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7.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發行，1991。
8.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香港：香港中和出版社，2017。

二、學術期刊（按作者或譯者姓氏之筆畫為序）

1. 王冉冉〈佛禪「本心」范疇與《紅樓夢》中通靈寶玉的象征意蘊〉，明清小說研究，2014。
2. 王麗頻〈試析「寶玉摔玉」的思想意蘊及藝術特色〉，哈爾濱學院學報，2020。
3. 張志〈林紅玉本名隱喻——兼論林紅玉的「玉德」之美〉，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4. 張志〈林黛玉釋名——兼論林黛玉的「玉容」「玉德」之美〉（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5. 程豆豆、雷勇〈「欲望」與「至情」——《金瓶梅》與《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6. 鄒淑娟〈欲的發現——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再解讀〉，南方論刊，2008。
7. 劉雪霞〈論妙玉在《紅樓夢》中的隱喻意義〉，紅樓夢學刊，2018。
8. 羅仕媚、王麗欣、田欣欣〈論《紅樓夢》中的「通靈寶玉」〉，名作欣賞，2019。